

小 东 方 (三)

姜自力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小 东 方

(三)

姜自力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东方/姜自力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191—8

I. 小...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772 号

小东方 (三)

姜自力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52
字 数 86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191—8
定 价 102.00 元 (全四册)

目 录

第二部 朔风吹过 (续)

第三十九章	三进徐家寨	(1)
第四十章	谁的罪孽	(9)
第四十一章	古刹钟声	(17)
第四十二章	悬首示众	(26)
第四十三章	黎明前的枪声	(36)
第四十四章	刺刀下的葬礼	(43)
第四十五章	黄河东流去	(54)
第四十六章	魂归来兮	(66)
第四十七章	陶淑琴探监	(75)
第四十八章	大户家的挽幛	(83)
第四十九章	鸽哨声声	(92)

第三部 风展红旗

第五十章	一元复始	(103)
第五十一章	揭 榜	(112)
第五十二章	遗 言	(120)
第五十三章	忠 告	(127)
第五十四章	认事不认人	(136)

第五十五章	大邈遯卖田	(143)
第五十六章	围 墙	(151)
第五十七章	那一天	(164)
第五十八章	二孬子退社	(174)
第五十九章	分队风波	(185)
第六十章	炉火正红	(197)

(第) 近郊风帆 第二集

(1)		第 八 十 三 章
(2)		第 八 十 四 章
(3)		第 八 十 五 章
(4)		第 八 十 六 章
(5)		第 八 十 七 章
(6)		第 八 十 八 章
(7)		第 八 十 九 章
(8)		第 九 十 章
(9)		第 九 十 一 章
(10)		第 九 十 二 章
(11)		第 九 十 三 章
(12)		第 九 十 四 章
(13)		第 九 十 五 章
(14)		第 九 十 六 章
(15)		第 九 十 七 章
(16)		第 九 十 八 章
(17)		第 九 十 九 章
(18)		第 一 百 章

近郊风帆 第三集

(1)		第 一 百 一 章
(2)		第 一 百 二 章
(3)		第 一 百 三 章
(4)		第 一 百 四 章
(5)		第 一 百 五 章
(6)		第 一 百 六 章
(7)		第 一 百 七 章
(8)		第 一 百 八 章
(9)		第 一 百 九 章
(10)		第 二 百 章

第三十九章 三进徐家寨

院里的鹅伸着脖子叫，原来刘菜花来了。

朱葵花见她没带灵芝、改过，胳膊上挎着个包袱，大吃一惊，问道：“你咋啦？两个丫头呢？”

刘菜花揉眼睛吸鼻子说：“两个丫头，好着呢。”她进门就抱住朱葵花大哭起来：“还不是为两个丫头，我才惹翻了黄家那个婊子。”

朱葵花让她坐下喝口水。

刘菜花说：“你说么，说得好好的没娃娃，头把她娶到寨子里就从天上掉下来两个儿子！天下的后妈多呢，谁像她？两个丫头本来在他们里间住，她看着他们夫妻行事碍眼，非叫挪到外面住。她的两个儿子住在套间就不怕碍眼，她说男娃娃不碍事。眼看天冷了，我说我和两个丫头住，她说我给她撒了坏风——叫外人说把前房的娃娃赶到下人屋里。你没见哟，手搯到被窝里冻指头。他叫了个人来捣烟卤利火暖炕，她把干营生的人骂走了，说里捅外捣不吉利。我反正豁出来了，就和她骂。他从外面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她哭得更伤心了：“就朝我翻白眼，说我走了的人，咋又回来……”

朱葵花咬牙叹息。

刘菜花揉着眼睛，朝屋里四处瞪了一遍，眼睛落到朱葵花的炕上，哀求道：“你先让我住几天，看哪里有打零工的，我就走。”说完又伤心落泪。

朱葵花说：“快罢说了，叫人听了心里刀刮似的。你就住着吧，有我一口吃的，哪能饿了你。”

刘菜花这才放下胳膊上的包袱，屁股朝炕上挪了挪。她尻子没坐热，又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说：“只是心疼两个丫头。走时赌气不觉得，离开才像是把心丢到寨子里。她俩整天奶奶长奶奶短的，叫你是外奶奶，反把我当成亲奶奶。不是烂婊子搓捏我，咋说也得把两个丫头抓大嘛！”

刘菜花留下后，朱葵花把她介绍到姜岚家帮工，顶替她在大厨房里干活。不久，姜岚腾出一间房子叫她搬过去住，刘菜花就这样住到姜岚家。

刘菜花搬走后，朱葵花彻夜不眠。闭上眼，就见红花拉着灵芝、改过站在头前哭泣。她决定，再去徐家寨一趟。

宁朔堡已是一片繁忙的备耕景象。无垠的田畴，在黄黄的太阳下，蒸腾着白色雾气，拉粪的车队，从陶家庄出来，延伸到田野里。红尘滚滚的路上，车铃有节奏地“当啷当啷”，清脆的鞭梢声在空中炸响，“噢啾！噢啾！”的赶车人，都是高声大嗓子的。陶三世领着车队走在最前头，只听他唱道：“提起那个徐老蛋，一辈子抽洋烟。早上吃饭晌午端，晌午吃饭日落山，晚夕喝汤鸡叫唤，你看可怜不可怜……”

朱葵花听着那婉转缠绵的歌声，深情地朝徐家寨瞭望着。徐家寨东西南三道高寨墙不知啥时拆除，仅存一道歪歪扭扭的北墙堵挡凛冽的西北风。寨子里显露的几间房框，像唱完大戏还没拆除的戏台，孤单萧条，看了心酸。当年碉堡林立的草料场无踪无影，代替它的是明溜溜的稻田，稻田里的冰已开始融化，水汪汪的映照着徐家寨的破砖烂瓦。

寨子门口的两排杂货铺无踪无影，黄掌柜掠了财物拆了房子回陕北老家。陈平逃跑了，听说在城里哪个黑巷晃做小买卖。他们走时都没给徐生强说一声，还状告徐生强欠了他们工钱。

寨子里死气沉沉的。南墙根下缩着两个女孩，红袄子上落满了补丁，大的给小的扒开头发捉虱子，小的啃吃干萝卜，好像两个小叫化子。

朱葵花远远地就喊：“灵芝！改过！”

两个晒太阳的女孩听见先是一惊，接着就哭跑过来：“外奶奶来了，外奶奶来了！”

朱葵花掏出芝麻糖给她俩吃，改过不住手地朝嘴里塞，说：“外奶奶，我们奶奶叫后妈打上走了。”

灵芝把芝麻糖刚送到嘴里，又吐出来说：“先罢吃，等肚子饿了再吃。”她拉着朱葵花的手说：“外奶奶，走外面说话吧！”

朱葵花一愣，心里说：“大老远地来了，不让着进屋，反叫到外面说话！”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说：“头发都锈成了毡片片，不知多长时间没梳。你是当姐姐的，也不说每天给她刮上两木梳。”

灵芝说：“我给她梳，她老喊头疼。”

朱葵花说：“越不梳越疼，都锈成疙瘩了能不疼。你瞧瞧这虱子，不知多长时间没洗头了。”

灵芝说：“家里没热水，她嫌冷水冻。”

朱葵花用篦子给改过刮头上的虱子，刮一篦子，就大拇指抠着篦齿朝地上一甩。地上血红的大肚虱子乱爬，灵芝、改过抢着用指甲掐，两个人的指甲都抹红了，地皮也染红一片。朱葵花还不停手地刮，她的手腕刮酸了，头上的虱子还白白的。她用唾沫给改过梳了两根羊角辫儿，走路一扇一扇的。朱葵花又给灵芝刮虱子、捋虱子，刮了半天，给她梳了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她望着灵芝想起了什么，眼泪刷刷刷朝下淌。

她要两个孩子到屋里换下脏衣服洗，才知她俩住在刘菜花原来住的屋里。她倒了半盆冷水，见没胰子，就到灶房里抓了把碱面子，就“哗啦哗啦”的洗起来。

两个男孩哼着谁也听不懂的曲子进来。大的见了朱葵花没言传，小的伸手就抢改过兜里的芝麻糖，他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吞到肚里，又伸手抢。

朱葵花看着大的比灵芝略大些，小的比改过略大些，就说：“这就是你们的两个……哥哥？”

灵芝低头不语，改过说：“才不叫他们哥哥，老欺负我们，还……”

朱葵花不叫改过说了。

寨子里灰飞尘扬。徐生强把房顶上的瓦都一片一片揭下来卖了，又把椽子一根一根抽出来卖了，几排房子全蹋了。黄秀梅说他卖的钱全抽了大烟，不养活他们母子，和他闹翻了。徐生强又出去要烟账，原来几个收购烟土的窝点被上面查封，烟贩子转入地下，在场窝棚里、破砖窑里、烂庙里设暗点。一个个烟鬼像幽灵似的曲蜷着身躯，朝昏暗的油灯伸着嘴，“滋滋滋”地烧烟泡子吸。他们都欠徐生强的土烟款，徐生强去要账，他们就把他领到那里吸烟冲账。黄秀梅见徐生强又出去鬼混，开始拆墙卖砖卖堡垃。外面的人见寨子里砖和堡垃便宜都来买，车拉、人背、驴驮，你来他往。黄秀梅一手卖砖一手收钱，一文不少。她不知听谁说“三年的墙，两年的炕，上到田里庄稼旺”，把砖和堡垃都卖完了，又一车一车的卖墙土。

徐家败落，亲戚也反目为仇。三女婿高赢听说县长刘宪义出了事，逃到

外面贩卖烟土。徐生强把刘宪义的种烟手谕交给了马文翰，上面很快把刘宪义逮捕。刘宪义一口咬定徐家寨种烟是高赢暗中操纵，上面又追捕高赢，高赢拒捕，被乱枪打死在汉延桥上。高赢的婆姨从此和徐生强姐弟为仇。二女婿蔡冒怕受干系到唐徕桥跑买卖，因他拖欠客户的钱太多，又长期赖着不还，客户便串通起来，抢了他的货，把他勒死在唐徕桥的桥墩下。人都说这两挑担，原来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这回螃蟹掉到滚水锅里——再也横行不了了。徐家的女儿原来就不多回娘家，父母死后，弟弟出事，又连累了他们，从此更断绝了来往。

朱葵花只觉得两眼发黑。徐生强染上了大烟，黄秀梅进寨子，刘菜花出寨子，红花吃大烟泡子自杀，徐家寨急转直下。人说兵败如山倒，家败如流水啊！

朱葵花用无可奈何的眼神望着黄秀梅。难怪她小名叫黄毛，原来浑身上下都是黄的。脸上黄绒绒的汗毛没绞，就涂了铜钱厚的脂粉，像驴粪蛋上接了霜。黄头发细茸茸的，像被火燎过一样，头拐子上斜插的一朵金黄花落满黄尘。黄衣裳压的皱巴巴的，上面的花子干叶火招的。裤子本是蓝的，却镶着反差很大的黄边儿，那双脚有一尺多长，上面沾满了黄泥。

朱葵花不知如何说她，她指着黄秀梅嚷道：“你把土也卖完了，还卖啥？”

黄秀梅一转身，急忙叫道：“啊哟，她外奶奶咋来啦？”就朝朱葵花哭诉起来：“……我把首饰都卖了，凑钱送他戒毒。他还是三进三出嘛！你叫我咋办？”她大放悲声哭起来。

徐生强惊慌慌来了。他精神颓丧，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他比以前瘦多了，高粱秆似的身躯，两眼深陷，下巴黑密坚硬的胡茬像刺猬一样。胳窝里夹的算盘用红铜丝箍着，上框明显少了颗珠子。他一来就朝黄秀梅怒眉翻眼说：“妈大老远的来了，你咋不让进屋……”

“呸！”朱葵花朝他吐了一口，骂道，“我不是你妈，你妈早作成灰了！她要活着，也不认你这个无义种！”

徐生强还是妈长妈短地劝她进屋。

朱葵花冷笑一声，拉了灵芝、改过说：“这里，还有我们扎锥子的地方？我问你，寨墙咋拆了？”

徐生强环顾四周，苦笑一声：“妈，你老不知道。四周刮了稻子，把寨墙浸得东歪西裂，怕倒下来砸着娃娃。”

“为啥刮了稻子？这不是徐家人老几辈子的老旱田吗？”

“卖给陶家了……”

“还叫两个娃娃进呢，等你哪天也把她俩卖了，还害得我找人牙子赎！羞你们先人了，还朝我张臭嘴，白牙都熏成黄牙了！”

人群中一阵哄笑，徐生强低头不语。

朱葵花指头指到他的眼窝里问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知道为啥吗？万恶从淫起，万行孝为先！你不重新做人，我一辈子不认你这个女婿！”

朱葵花拉了灵芝、改过，来到徐衍、陈氏的堂屋里。屋里堆满了杂物，阴潮湿气袭人。正面墙上挂的“法祖尊亲佑起万代兴隆，酬功报德培植百年仁义”的条幅，被一把芟芟扫帚顶戳得千疮百孔，斜斜拖拉着。“慎终须尽三年礼，追远常怀一片心”的墨迹被红缨马鞍压在墙角下。徐衍的神主牌是在楼仓里找到的，陈氏的神主牌还亏改过的眼睛尖，从驴拥脖下面抽出来。朱葵花用衣袖拂去灰尘，眼泪一滴滴洒在上面。

院里的青年人瞪着惊异的目光，上年岁的人眼泪汪汪的。

陶三世拉粪听说朱葵花来哭闹，腋下夹根鞭杆风风火火跑来，他劝道：“二奶奶，你走吧，罢哭了。这里再没你挂念的，要自己保重！”陶三世当长工，从陶家到徐家，又从徐家到陶家，混到如今，仍是光棍一条。

朱葵花叹道：“多谢你，这么多年，帮助他们……”

她拉着灵芝、改过来到徐家新茔坟地。

这里早已变成明晃晃的一片冰滩。徐衍、陈氏合葬的坟头上，一簇白茨被积水浸泡而枯，尖利的干枝发出“嗡嗡嗡”的声音。红花孤零零的坟上，厚厚的一层白碱皮像豆腐渣似的，一丛衰草在西北风中颤抖。

朱葵花在大坟下用食指画个圈，又在圈中画了个十字，将大衣襟里兜的纸钱和徐衍、陈氏的神柱子一起烧了。她哭泣道：“徐亲家，对不住你们老俩！谁想到会变成这样。怪我养的女儿不争气、没骨气！我可怜的亲家哟，枉费了你们一世的心！你们在天有灵，就原谅了他们吧！我对不住你们呀……”

灵芝、改过见朱葵花哭，也“哇”的一声哭起来。

朱葵花在红花坟下撂把纸钱点燃了，喊两个孩子：“快叫你妈使钱！”

灵芝、改过哭着叫：“妈呀，快使钱来！妈呀，快使钱来！”

朱葵花咬着牙，没让眼泪滴下来。

坟地的冰滩立刻被火灰烧化成两个洼坑，黑黝黝的泥土裸露出来。

朱葵花两眼半睁半闭，像是在说梦话：“当年轰轰烈烈把你娶来，才多长时间！老天！老天！怪我当初不该把你送到这里！”她双手捶着脖子，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哭声惊天动地，鬼泣神愁。远近备耕的车马人群，都停下来朝这里张望。天空北风呼啸，黑云压顶，眨眼间雪花飞舞，坟地变成银白色的两个馒头。

徐生强迎着风雪，赶来劝道：“妈，你还是把灵芝、改过留下吧！你家里也困难，回去咋养活？”

朱葵花厉声道：“我就是拉上她俩当讨吃，也比在你家强！哥哥子，放你的二十四颗心，你的娃娃长大后，我会还给你的！”

徐生强立在坟旁抽泣。

朱葵花拉着灵芝、改过走了。茫茫风雪中，两个穿红衣裳的女孩一闪一现，就像是朱葵花手里提的两盏灯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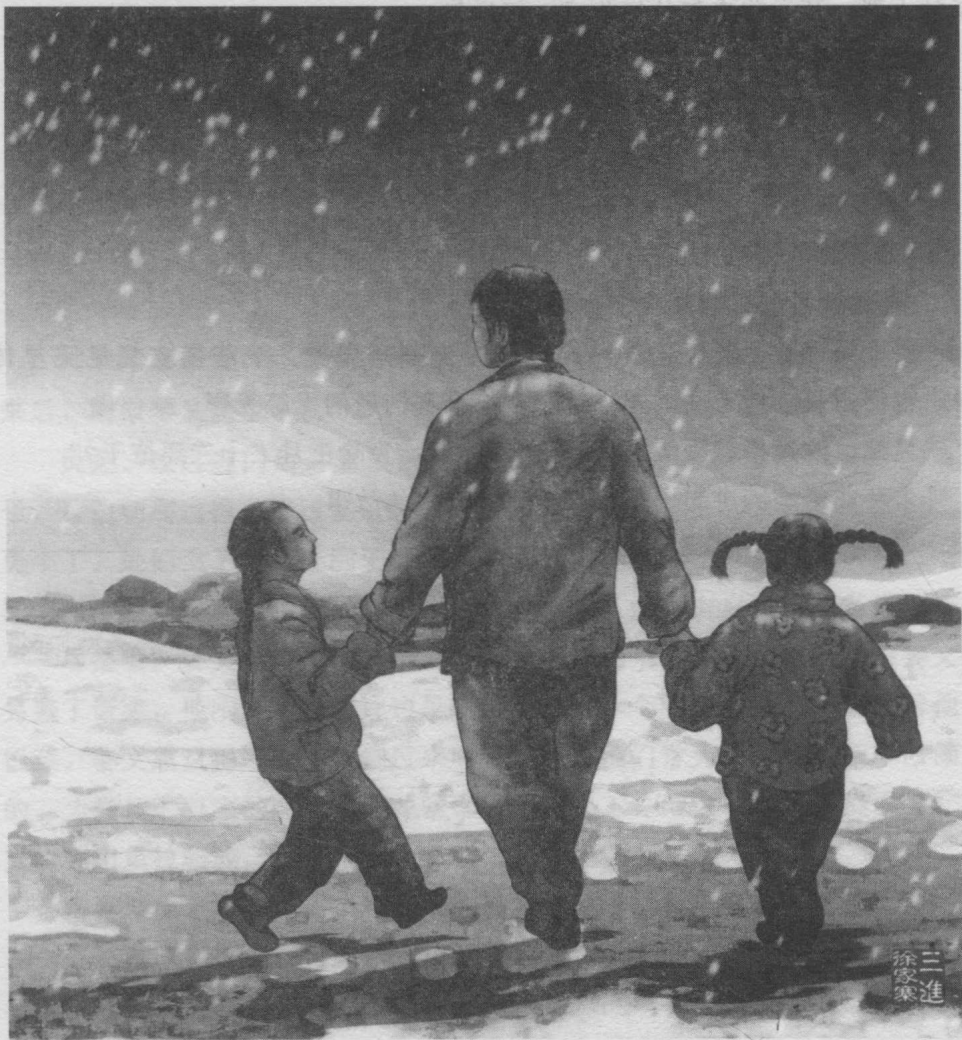
后面好像又有人喊叫，原来是黄秀梅的两个男孩，光着脑袋，冒着风雪撵来。

朱葵花叹道：“咦，你们俩又来干啥，快回去，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吧！”她见小兄弟俩腮上挂的泪珠，都变成了冰蛋蛋。摸摸衣兜又掏出几颗芝麻糖给他俩，大的咬着嘴唇流泪，小的缩着脖子不接，朱葵花塞到他俩衣兜里，哽咽道：“你俩快回吧！你俩快回吧！”两个男孩一步一回头，消失在皑皑白雪之中。

朱葵花回头眺望，徐家寨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是那么宁静，是那么安详，是那么空旷无垠。她瞪着脚下的路，这条熟悉的小路虽被风雪淹没，还是那么清晰明亮，使人揪心牵肠。

改过仰起脑袋说：“外奶奶，我们后妈可坏了。”

朱葵花脸上凄惨惨的，叹道：“娃娃哟，罢这么说。你们年纪小，哪能知道做女人的难处！”



朱葵花拉着灵芝、改过走上了高高的唐徕渠埝。渠里的水早退了，渠底的雪似水银流淌，两岸千树万树挂满了雪花、冰吊。那棵弯脖子树，在风雪中越发显得歪歪扭扭。

正月二十三的夜晚，是燎干的日子。远近的村庄、田野，大大小小的火堆冲天而起。一把一把的食盐黄米撂进火中，火堆毕剥爆响。青年人在火堆旁跳过来跳过去，娃娃们跳不过去，大人抱着朝火上一甩一甩。他们都想把旧年的晦气一燎而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好运气。燎完干，就开始扬花了。红红的火子被木锨扬到空中，犹如漫天繁星飘落到人间。娃娃们争踏落地红火星儿，谓之“踏老鼠”。五光十色的星空，白雪茫茫的大地，欢呼跳

跃的人群，预示着来年的好收成、好运气。

“外奶奶，你瞧这回扬起的火花多么亮！”

“那是麦子花，明年的麦子成呢。”

“外奶奶，你瞧这回扬起的火花多么鲜！”

“那是稻子花，明年的稻子成呢。”

“外奶奶，你瞧这回扬起的火花多么红！”

“那是蜀黍花，明年要多种蜀黍。”

要下渠埝了，朱葵花再一次回头向徐家寨展望。茫茫夜空只见飞星传恨，银河迢迢。地上的雪越来越厚，徐家寨消逝的无踪无影。

灵芝、改过指着漫天星火问：“外奶奶，为啥正月二十三要燎干？”

朱葵花给她俩讲起了正月二十三放旺火的故事。

第四十章 谁的罪孽

陶淑琴嫁来后，连着生了招兄、招弟两个女孩，朱葵花把灵芝、改过领来后，陶淑琴又快生了。

灵芝、改过进门后，家里两个女孩变成了四个。夜里四个人盖一条被子，这边朝那边拽，那边朝这边拽，被子像筛糠。早上起来娃娃头乱绕，屋更小了。她们出了门，连院子都显得窄了。人说半截子桩，盛饭的缸，咽喉深似海。她们都两个胖子抬着一张嘴，光会吃。饭菜上桌，就麻雀头包饺子——尽是嘴。姜文旗还没动筷子，一伙孩子就把桌子围了。朱葵花给姜文旗另盛了饭菜，他刚开始吃，这边早吃光了，一个个眼睛像雀儿似的瞪着他的饭菜。姜文旗只得不吃了，端过来叫她们吃。她们常为争一口饭菜吵吵闹闹的。为糊住七口家的嘴，朱葵花常常出去打零工，陶淑琴给别人缝衣裳，姜文旗到山里拉骆驼。

陶淑琴生下孩子后，坐在她事先铺好的沙子炕上，吸着吸着地哭。

朱葵花叹息着朝锅里添水，给她熬谷米汤。

张氏来查看生的是男是女，她梗着脖子朝沙子炕上瞪了一眼，就“哎”了一声，冷冷地说：“又养了个丫头片子！”她劝陶淑琴说：“儿子嘛，是命里注定的。造着早就早，造着迟就迟，造着有就有，造着无就无……”

陶淑琴还没听她说完，又伤心地哭起来。

张氏忙完，又劝了陶淑琴几句，把头伸到外间屋问：“你们说么，又给她起个啥名字？”

朱葵花嘴里没词儿了，只是叹息。

姜文旗正忙着用芨芨编背兜，不在意地说：“随便！”

张氏点着头说：“随扁！对对对！这三丫头随她两个扁大扁大的姐姐，就叫随扁好，就叫随扁好！”

陶淑琴生下随扁后，一滴奶水也挤不出来，想冲面糊糊给她吃，家里又没面。她瞪着随扁发起愁来：“这娃娃，咋养活呢？”

朱葵花带灵芝、改过回来，陶淑琴压得气都喘不过来。自己家都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两个娃娃咋养活呢？想起红花死得可怜，陶淑琴心里就酸疼。她理解婆婆的难处，红花活着时常接济娘家，这个情是永远不能忘的。姜文旗表面看不出来，但陶淑琴知道，他内心很痛苦，她的肚子一天天大，男人的心情一天天沉重，谁知又养了个脸朝外的呢？她叹道：“唉！宁可让自己的娃娃受苦受罪，不能叫亲戚的娃娃受拘辖。陶淑琴想了半天，终于拿定了主意。她流着泪，又哭了一会儿，把随扁用烂布子里三层外三层包裹了，就探头探脑出了门。

上庄子老猎户也染上了大烟。小东方禁烟后，他烟瘾发作，夜里跑出门，冻死在海子湖冰滩上。他婆姨皮氏带着三个邋遢儿子，以种茭瓜为生。这天，皮氏又到集市上卖她的黄皮子茭瓜，她朝陶淑琴的怀里瞥了一眼，拗着嘴说：“他五嫂嫂，也卖黄皮子茭瓜！”

陶淑琴低头一瞧，随扁黄皮寡瘦的，可不像个黄皮子茭瓜！她急忙用衣襟兜严实了。

皮氏说：“我上回卖黄皮子茭瓜，见到你娘家二嫂还说呢，全小东方，谁也比不上我那个侄媳妇仁义，从不嫌弃人、挖苦人。再的人嘴像刀子似的，不买我的黄皮子茭瓜也就罢了，再说叫三个小邋遢孬子用屎糊黄的。人家集市上的人都说，我的黄皮子茭瓜，皮老肉嫩，蒸包子香，熬汤糊！走，我们娘母两个一起卖！”

陶淑琴和她搭伴，遮人眼目出了村。她假借小便，从岔路走到田野里。她来到望娘滩，这里扔的孩子被野狗吃得差胳膊少腿的，她闭眼跑出来。她来到山坡上，这里扔的孩子身上爬满黑嗡嗡的绿头苍蝇，她边呕吐边走开。她来到荒郊碱滩，这里的大头蚂蚁在盐蒿上爬满了，她跺跺脚又走了。她把随扁双手放到保安寺神台上，刚走了几步，随扁“哇”地哭了，她急忙又兜在怀里，一路哭回来。

张氏迎到门口说：“你眊眊，又抱回来了。撂娃娃心要狠，谁见肉不疼？越大越疼。还不快趁血泡泡撂了！”她一把抓过随扁，兜在大衣襟里，扭着双小脚走了。

陶淑琴的心像是被张氏抓走了似的，坐在门槛上心疼地哭起来。

朱葵花回来，朝炕上瞥了一眼，问：“随扁呢？”

陶淑琴厚厚的嘴唇哆嗦着说：“死……死了！”

朱葵花说：“好好的，又没啥病，咋就死了？”

陶淑琴只抹眼泪不吭声。

朱葵花见地上有一把葱，才明白过来，急得说：“你眊！她一来，好点子没有，馊点子一堆！”她扔下手里的梅豆，扭着一双小脚，满滩各洼的找随扁。

她从出门就眼泪不干。她把外孙女领了回来，儿媳却把亲孙女给撂了。人说外孙子是狗，吃了就走。她难道不知外孙女和亲孙女的差别？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她想骂陶淑琴又骂不出口，儿媳这么做是体谅婆婆的难处，是为了减轻男人的负担，她是为了这个家啊！俗话说，各娘养的各娘疼，老鼠养的猫不疼，儿媳心里也难受嘛！朱葵花跑到望娘滩，四处是红眼的狗和肢体不全的婴儿，她辨认出没有随扁，又朝吴王渠跑。芦草洼里不见有死婴，只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姜嵬又在掘古墓，他问：“老二家，你找准？没见有人来这里！”朱葵花吐了两口，扭头就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听到保安寺里有婴儿的哭声，进去才见随扁放在神台上，包她的烂布片子被她的双脚蹬开，冻得像红虫似的。她急忙一把抓起来兜在怀里，叫着朝回跑：“扁羔，回家了，扁羔，回家了……”

刘菜花来了，远远地打声色。她端着茭瓜包子，进门就说：“老猎户家的说，你和她一起卖黄皮子茭瓜，咋不见了？虎子妈说，她哪有茭瓜，可能想买没钱，你就给她一个嘛！家里刚蒸了一笼茭瓜包子，我说你在月子里可能想吃，她就叫我送过来。咦，灵芝、改过呢？”

朱葵花朝随扁瞪了一眼说：“你听听，再叫别家说卖黄皮子茭瓜。那些人好事不连带！”

刘菜花说：“哟，咋不早言传一声。姜万军家的想抓个丫头，上回就说，怕不摸底，不敢乱抓！”

陶淑琴知道，姜岩的儿子姜万军那年为躲避抓兵，把右眼弄瞎，后来他还是被抓到军营当马夫，在贺兰山军马场牧马，从山上摔下去跌死了。刘菜花到上庄子说了，沈寡妇高高兴兴把随扁抱走了。

姜文旗拉骆驼回来，听说随扁给了人，把挣来的钱朝炕上砸了，朝朱葵花嚷起来：“妈，你以为儿子多了两个娃娃就养活不起了？你错啦，你儿子不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就是穷死，娃娃也不能送人！”他要到上庄子再抱回来，朱葵花拦住说：“有忌讳呢，给了别人，就再不能朝回要！”姜文旗说：“我从不忌讳那一套！”他急得两眼冒火，把陶淑琴骂了一顿：“你以为这是减轻我的负担？你这是小瞧我，叫我难受！你就是给人，也给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叫她走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长痛不如短痛！咋就从下庄子给到上庄子，而且给了他家！叫我往后听不完的闲话受不完的气！”

陶淑琴委屈地又哭起来。

姜文旗执意要朝回要随扁，他到姜岩家里，谁知沈寡妇抱着随扁走娘家去了。不知谁把这事告诉了沈寡妇，她在娘家一住就是一年多，随扁回来时已经长得扁大扁大的了，不但满地爬，还能扶着墙走路，姜文旗见人家已把孩子养大，再不好意思去朝回要了。

秋花生是个鱼鳞皮肤男孩，朱守业说小东方盖房子起大梁，梁上贴着“姜太公在此，大吉大利”，所以给孩子起名大吉。春花生孩子，朱葵花赶到靖胡堡李家庄。远远地就听见春花屋里哭。李光明早上就出去了，还没回来，炕上地下都是血。春花坐在沙子炕上哭，朱葵花问她咋不见娃娃，她大骂李光明那个“贼鸭鸭游”干了坏天良的事，老天报应给他养了个“猪尿泡”。朱葵花这才见地下的尿盆里有个肉球儿在蠕动。她捞出来用剪子铰开，才见里面是个男婴。她说这是“西瓜胎”，她把婴儿伸到春花面前，春花吓得“妈哟”一声，说咋是条鱼！朱葵花说这是鱼鳞皮肤娃娃，等娃娃大了，鱼鳞皮肤就会自然脱掉，她说春花生孩子顺利，就给婴儿起名大利。

转眼大吉、大利都五岁了。那天山丹去看春花，把大利带回庄子里玩。姜昉不叫春花和李光明上门，见外孙来了也没说啥，叫他和双旋兄弟俩一块儿玩。谁知山妹回娘家路过看秋花，顺路把大吉也带来了。姜昉虽不准秋花和朱进上门，但他经常挂念秋花。他听说大吉来了，觉得浑身松快多了。

庄子里一伙人围着看大吉、大利，还“糙葫榔”长“糙葫榔”短的。原来他俩不但长得一模一样，身上的皮肤和鱼鳞也一模一样，从脖子到腿腕排列整齐，泾渭分明，用手一捋，还“刺啦刺啦”地响。